

刘真伦 著

韩愈思想研究



河南大
HENAN UNI

韩愈思想研究

刘真伦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思想研究/刘真伦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649-3347-0

I. ①韩… II. ①刘… III. ①韩愈(768—824)—思想评论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4243 号

责任编辑 胡玲霞

责任校对 何 新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52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78 千字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 言

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出身寒门，一生坎坷，而屡蹶屡起，不屈不挠，最终官至吏部侍郎，且朝廷一度有意大用。如果不是因病退休，他很有可能成为韩氏唐代的第五位宰相。在学术方面，他对《论语》、《孟子》仁义之道以及《中庸》、《大学》内圣外王之学的发掘倡扬，开启了宋学之先河；他倡导先秦两汉古文，反对六朝浮华文风，催生了唐宋古文，并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继杜甫之后探索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道路，开启了宋代新诗风。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由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他所高扬的学统亦即道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近现代的一面旗帜。

中唐是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型的起点，这是当代史学界的主流性意见，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陈寅恪《论韩愈》、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都秉持这样的见解。在中华民族由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就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而言，韩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增长点。作为“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①，韩愈率先高举起道统的大旗，标举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

^①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页。

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追求独创为特征的艺术哲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开辟了先路,成为“宋明新儒家之先河”^①,为华夏文明的近现代转型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由于中唐开始的社会转型过程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最后完成,这就使得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建设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宋学不得不接着韩学说,现代新儒学不得不接着宋学说。就这一意义而言,韩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的意义。

不过,韩学在近现代思想文化系统中的枢纽地位尽管早已得到学界的承认,韩学自身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就以高度评价韩愈地位的冯友兰而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共741页,韩愈只占据了2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6大册共3560页,韩、柳、刘共占33页;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至隋唐3册共2244页,韩、柳、刘、李共占15页;唐君毅《原道》、《原教》4册共2334页,韩愈仅占4页;更多的思想史著作例如牟宗三的唐宋哲学史著作《佛性与般若》2册1754页、《心体与性体》3册1873页中,根本就没有韩愈的位置。思想界的主导性评价是:“韩愈在文学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学术思想界却没有特殊贡献”^②、“愈生平致力于文为多,于学则浅”^③、“韩愈本人的哲学思想十分贫乏而庸俗”^④、“其《原道篇》与他文之辟佛之说,若只就其所及之义理而观,正如其诗所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⑤。思想界的现状向我们提示:理论思维的贫乏,根子在文献研究的滞后。具体说来,长期以来对韩集的文本诠释单纯注重文学艺术层面而忽略思想文化层面的倾向,造成了理论研究的捉襟见肘。就这一意义

① 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清华周刊》第37卷9—11期,1932年5月,第3页。

② 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230页。

③ 钟泰《中古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9页。

④ 赵纪彬《中国哲学思想》,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142页。

⑤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401页。

而言,韩学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薄弱环节。本书的撰著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深度发掘韩文的思想义理;系统梳理宋人对韩学的接受、传播、讨论、争辩,也就是宋学兴起、发展与深化的历史进程;并最终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上,认识并评判韩文义理的思想文化价值,尤其是他在华夏文明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韩门世系	(1)
第一节 安定韩茂家族与韩愈	(3)
第二节 赭阳韩瓌与安定韩宝石	(6)
第三节 赭阳韩瓌家族与韩愈	(10)
第四节 结语	(12)
第二章 韩愈生平经历及其成长道路	(13)
第一节 少年时期,南迁韶州(代宗大历三年至德宗贞元元年)	(14)
第二节 青年时期,屡败科场(德宗贞元二年至贞元十一年)	(15)
第三节 初入职场,两遇凶险(贞元十二年至贞元十六年) ...	(16)
第四节 初做京官,南迁阳山(贞元十七年至贞元二十一年)	(19)
第五节 再任京官,两度遭贬(宪宗元和元年至元和十年) ...	(21)
第六节 渐近中枢,再次遭贬(元和十年至元和十三年)	(23)
第七节 南迁潮州,量移袁州(元和十四年至元和十五年) ...	(24)
第八节 再着戎装,镇州遇险(元和十五年至敬宗长庆四年)	(27)

第三章 天、地、人三位一体:韩愈的宇宙本体观念	(30)
第一节 从天人相仇到天人一体	(31)
第二节 从一元本体论、二元本体论到三元本体论	(35)
第三节 韩愈的三元本体观念及其影响	(52)
第四节 结语	(53)
第四章 情性三品:韩愈的人性理论	(55)
第一节 五常:人性的内涵构成	(55)
第二节 性三品:五常的完备与缺失	(57)
第三节 学习:“移”与“不移”的枢纽	(61)
第四节 宋人对韩愈“性三品”理论的消解	(63)
第五节 结语	(66)
第五章 性体道用:韩愈的心性本体理论	(67)
第一节 性体:博爱之谓仁	(67)
第二节 道用: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73)
第三节 性体道用:定名虚位	(76)
第四节 结语	(81)
第六章 禽兽、夷狄、人:韩愈的人论	(82)
第一节 人的进化	(82)
第二节 人的分化	(86)
第三节 人的现代化	(90)
第四节 结语	(93)
第七章 性、道、教三位一体:内圣外王的国家治理学说	(94)
第一节 原性:动物性与人性的辩证统一	(95)
第二节 原道:反身而诚的正道与急疾为治的邪道	(101)
第三节 原教:礼乐刑政,修饬合宜	(109)
第四节 《原道》宗旨:寻求国家治理的正确道路	(119)
第五节 结语	(122)
第八章 君、臣、民相生相养:韩愈的社会发生、分化与合作理论	(124)

第一节 旧说平议	(125)
第二节 韩愈的社会发生思想	(130)
第三节 韩愈的社会分化思想	(131)
第四节 韩愈的社会合作思想	(132)
第五节 结语	(134)
第九章 君、臣、民的权力分割:韩愈的政治思想	(135)
第一节 君权与相权	(136)
第二节 集权与分权	(141)
第三节 暴力与非暴力	(142)
第四节 道统与治统	(144)
第五节 结语	(147)
第十章 君、臣、民的利益分配:韩愈的经济思想	(148)
第一节 官商一体与政经分立	(149)
第二节 市场垄断与市场竞争	(155)
第三节 税收:国税与地税	(159)
第四节 金融:价格双轨制	(162)
第五节 结语	(167)
第十一章 传道、授业、解惑:韩愈的教育思想	(170)
第一节 传道:传修己治人之道	(171)
第二节 授业:授古文六艺之业	(177)
第三节 解惑:师生的职责、义务及其相互关系	(183)
第四节 结语	(189)
第十二章 文道一体:韩愈的文学思想	(190)
第一节 明道与载道	(192)
第二节 内圣与外王	(197)
第三节 一元与二元	(200)
第四节 超越与异化	(206)
第五节 结语	(212)
第十三章 道统:民族文化传统	(214)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观念	(215)
第二节	民族文化的观念	(219)
第三节	民族传统的观念	(222)
第四节	道统学说的理论渊源	(227)
第五节	韩愈道统思想的形成	(228)
第六节	“道统”一词的原始著作权	(232)
第七节	结语	(235)
第十四章	韩学的学术渊源:孟子	(236)
第一节	韩愈尊孟与中晚唐尊孟思潮	(236)
第二节	韩愈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39)
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非孟思潮	(245)
第四节	结语	(252)
第十五章	韩学的时空背景	(254)
第一节	外来文明冲击下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	(255)
第二节	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民族社会的秩序危机	(257)
第三节	外来文明冲击与近现代社会转型双重挤压下民族 文化的价值危机	(259)
第四节	结语	(262)
第十六章	韩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264)
第一节	韩门师友弟子	(264)
第二节	宋代的韩学	(291)
第三节	元明清以下的韩学	(302)
第四节	结语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11)

第一章 韩门世系

韩愈自称“昌黎韩愈”，韩集中凡十四见（文说本）。韩愈友人柳宗元、刘禹锡，韩门弟子张籍、李翱、皇甫湜、赵德等均以“昌黎”称韩愈，似乎韩愈家族出自昌黎韩氏。但韩愈家族与昌黎韩氏并无血缘关系，朱熹《新唐书》本传注“公与昌黎之韩异派”已自判断分明。当代韩愈研究者以郡望解释“昌黎”，含糊其辞地认同“昌黎韩愈”的说法。

韩愈屡屡自称“其先仕魏，号安定桓王”（《韩滂墓志铭》），是其先世出自北魏安定桓王韩茂，韩愈本人及韩门弟子言之凿凿，后人乃至现代学术界也基本认同。此说始见李白《武昌宰韩君（仲卿）去思颂碑并序》：“七代祖茂，后魏尚书令安定王。五代祖钧，金部尚书。曾祖峻，银青光禄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韩愈作《唐故虢州司户韩府君（岌）墓志铭》，称“安定桓王五世孙叡素”，也认同李白的说法。按：李白记韩愈之父仲卿为茂七世孙，则愈当为茂八世孙；此《志》记韩愈之祖叡素为安定桓王五世孙，则愈当为茂七世孙。二者显然矛盾。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记叡素为茂六代孙，则愈为茂八世孙，与李《碑》相合。皇甫湜《韩文公墓铭》直以韩愈为“安定桓王茂六代孙”，与《神道碑》相去两代。据李翱《大唐故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愈）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韩愈为茂七世孙。《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上》则直以愈为茂七世孙。以上诸说纷纭，不足凭信。而且它们共同存在着一

个显而易见的漏洞:韩叡生年应在武德、贞观之间,而韩均卒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475)。二者生活年代相去将近二百年,绝不可能为父子关系。所以韩茂至韩愈世系,无论六世、七世还是八世,均属臆说。唐代最权威的谱牒著作《元和姓纂》不取此说,值得加以特别的注意。

“昌黎韩愈”、“安定桓王之后”,这两种矛盾的说法都得到当代学术界的无条件认同,而很少有人对韩茂到韩愈将近四百年的传承谱系进行具体考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韩愈先世世次辩证》、《韩愈先世徙居轨迹考索》两篇文章才尤为引人注目。文章将安定韩茂家族、赭阳韩瓌家族与河阳韩愈家族联系起来,组成从韩耆到韩仲卿共十二代的韩氏传承谱系^①。如果此说能够成立,无疑将成为韩愈家族谱牒研究的一大突破。但此说的两个关键性联接点:安定韩茂之孙韩宝石即是赭阳韩瓌;韩瓌曾孙仲良与韩愈六代祖韩均为族兄弟或从兄弟。这两大猜想,事实上很难成立。

实际上,韩门世系,韩愈本人仅追溯到祖叡素,皇甫湜《墓志》、《神道碑》同。李翱追溯到曾祖泰。泰曹州司马,叡素桂州都督府长史,仲卿秘书郎、武昌令,均为下层官吏。唐代韩氏,昌黎、颍川最为望族,而颍川一系,出自安定。唐代韩氏四宰相:韩瑗、韩弘出颍川,韩休、韩滉出昌黎。韩仲卿、韩愈自陈世系,上溯昌黎、安定,也不过是因为“时昌黎之族颇盛,故随称之,亦若所谓言刘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陇西者”(朱熹《新唐书》本传注)。唐人重阀阅,门第出身不但影响其官场的进退沉升,甚至影响其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今人讨论唐代党争,特重士族、庶族之别,即为显例。韩愈先世是否是贵族,今人或许觉得无关痛痒。但对于认识韩愈在波诡云谲的中唐政治舞台上的种种表现,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断定:韩愈家族并非世家贵族,与唐代韩氏三大著族昌黎韩氏、赭阳韩氏、颍川韩氏并无血缘关系。韩愈出身庶族而非士族,这一点,对于理解韩愈在中唐政治舞

^① 常思春《韩愈先世世次辩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64页。

台上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基点。

第一节 安定韩茂家族与韩愈

韩愈先世出自北魏安定桓王韩茂,韩愈本人及韩门弟子均言之凿凿。但韩茂至韩愈究竟为六世、七世抑或是八世,从此说的始发者李白到韩愈本人乃至韩门弟子众说纷纭,让人难以理解。须知李白并非史学家或谱牒专家,他对韩仲卿先世的叙述,只能来自仲卿本人。而韩愈以及韩门弟子的叙述,则当出自韩氏谱牒。皇甫湜《韩文公墓铭》就明确交代:“其孤昶使奉功绪之录继讎以至。”可见皇甫湜、李翱对韩氏世系的记载,有“功绪之录”即韩氏谱牒为依据。今列举诸说于次,以考察其间存在的问题。

李白《武昌宰韩君(仲卿)去思颂碑并序》:“七代祖茂,后魏尚书令安定王。五代祖钧,金部尚书。曾祖暎,银青光禄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伦按,李白的记载存在明显错误:据《魏书》,茂卒,长子备袭爵;备卒无子,茂次子均袭爵。韩均为韩茂之子而非孙,茂为七代祖,则均当为六代祖。李《碑》作“五代”,不确。记“均”为“钧”,亦误。

韩愈《唐故虢州司户韩府君(岌)墓志铭》:“安定桓王五世孙叡素。”伦按:李白记韩愈之父仲卿为茂七世孙,则愈当为茂八世孙;此《志》记韩愈之祖叡素为安定桓王五世孙,则愈当为茂七世孙。二者显然矛盾。

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拓跋后魏之帝,其臣有韩茂者以武功显,为尚书令,实为安定桓王。次子钧袭爵,官至金部尚书,亦能以功名终。尚书曾孙叡素为唐桂州长史,善化行于江岭之间,于先生为王父。生赠尚书左仆射讳仲卿,仆射生先生。”伦按:此《碑》记叡素为茂六代孙,愈为茂八世孙,与李《碑》相合。

皇甫湜《韩文公墓铭》:“先生讳愈,字退之,后魏安定桓王茂六代

孙。祖朝散大夫桂州长史讳叡素，父秘书郎赠尚书左仆射讳仲卿。”伦按：此《志》直以韩愈为“安定桓王茂六代孙”，与《神道碑》相去两代。

李翱《大唐故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弁）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府君讳弁，自后魏尚书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礼部云卿郎中，礼部实生府君。”伦按：据此《志》，愈当为茂七世孙。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上》：“弓高侯颍当裔孙寻，后汉陇西太守，世居颍川。生司空棱，字伯师，其后徙安定武安。后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字黄耆，徙居九门。生茂，字符兴，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安定桓王。二子：备、均。均字天德，定州刺史、安定康公。生峻，雅州都督。生仁泰，曹州司马。生叡素，桂州长史。”伦按：《新表》显然以李《碑》为基础，参照《魏书》的记载改均为茂子，纠正了李白的错误。据此，愈为茂七世孙。

以上诸说共同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韩峻生活年代当在初唐，而韩均卒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475）（见《魏书》本传）。二者生活年代相去将近二百年，绝不可能为父子关系。所以韩茂至韩愈世系，无论六世、七世还是八世，均属臆说。更重要的是：据《元和姓纂》，韩愈先世出颍川；而据《魏书》，韩茂先世出南匈奴赫连部。二者绝非同族。有关这一点，对韩茂家族略加考察即可明白。

韩茂，《魏书》、《北史》有传，其父耆，子备、均、天生及均子宝石附传后。今据《魏书》钩稽其生平于次：

韩茂父韩耆，字黄老，或作黄耆。明元帝永兴中自赫连屈丐入魏，拜绥远将军，迁龙骧将军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门，卒赠泾州刺史，谥曰成侯。

韩茂字符兴，安定安武人。太宗明元帝亲征丁零翟猛，茂年十七，为中军执幢，拜虎贲中郎将。后从世祖太武帝讨赫连昌，以军功赐爵蒲阴子，加强弩将军，迁侍辇郎。拜内侍长，晋爵九门侯，加冠军将军，迁司卫监。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晋爵安定公加平南将军，转都官尚书。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己未，率骑屯相州之阳平郡讨

盖吴(《魏书·世祖纪下》)。太武帝南征,拜徐州刺史。还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加征南将军。正平二年(452)七月败刘义隆将檀和之、鲁安生(《魏书·世祖纪下》)。高宗文成帝践祚,拜尚书令,加侍中、征南大将军。太安二年(456)夏领太子少师,冬卒。赠泾州刺史、安定王,谥曰桓王。伦按:据《魏书·太宗纪》,太宗曾两次亲征:永兴二年(410)五月壬申北伐,七月乙丑还宫;神瑞元年(414)十二月丙申北伐,二年正月丙辰还宫。又《周几传》、《张蒲传》记斩叛胡翟猛雀于泰常初。据永兴二年、神瑞元年上推十七年,韩茂生年,当在道武帝登国九年(394)或天兴元年(398)。享年五十九岁或六十三岁。

韩茂长子备,字延德。初为中散,赐爵江阳男,加扬烈将军。又晋爵行唐侯,拜冠军将军、太子庶子。迁宁西将军典游猎曹,加散骑常侍。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卒赠雍州刺史,谥曰简公。

备弟均字天德。初为中散,赐爵范阳子,加宁朔将军。迁金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兄备卒,无子,均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历定、青、冀三州刺史,除大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复授定州刺史,延兴五年(475)卒,谥曰康公。

均子宝石袭爵。

均弟天生,为内廐令,后典龙牧曹,出为持节平北将军沃野镇将。

《汉书·地理志下》有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领县二十一:高平、复累、安俾、抚夷、朝那、泾阳、临泾、鹵、乌氏、阴密、安定、参鸾、三水、阴盘、安武、祖厉、爱得、胸卷、彭阳、鹑阴、月氏道。治所高平县,今宁夏固原。东汉移治临泾县,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五十里。东晋移治安定县,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汉安定郡,北魏为泾州。《魏书·地形志二下》泾州领郡六、县十七。安定郡领县五:安定、临泾、朝那、乌氏、石堂。陇东郡领县三:泾阳、祖居、抚夷。新平郡领县四:白土、爱得、三水、高平。随平郡领县二:鹑觚、东盘。平凉郡领县二:鹑阴、阴密。平原郡领县一:阴盘。

综合上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韩耆为赫连部将,其先世出于南匈奴应无疑问。入魏后“假安武侯”,可知此前占籍安定安武。永兴

中入魏时,其地仍属赫连氏,所以称作“假”。安武城,北魏时属泾州平凉郡阴盘县,其县则随置随废,见《魏书·地形志二下》,故址在今甘肃平凉东。入魏后所居地,据韩茂封爵蒲阴子、九门侯可以推见。北魏北平郡蒲阴县,故治在今河北完县东南。常山郡九门县,故治在今河北藁城县西北。韩茂晋爵安定公,则当在赫连夏破灭之后。此为实封,非权假。其具体时间,约当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初年(440)。其孙宝石袭爵,当在延兴五年(475)韩均卒后。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前,抱嶷已封安定公,见《魏书·抱嶷传》。则韩茂一系,此前当已绝封。

韩茂后嗣,自宝石以下,未见《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北史》及《元和姓纂》等提及。以韩峻上接韩均,始见李《碑》。其说虽有韩愈本人以及李翱、皇甫湜等人推扬,但漏洞百出,了无实证。韩愈与韩门弟子自相矛盾,至少可以判定:韩氏并不存在一部从韩茂下及叡素、仲卿、韩愈的世系明确的可靠家谱。其说出于依托,至为明显。《元和姓纂》不取此说,决不可等闲视之。

第二节 赭阳韩瓌与安定韩宝石

常文认定:“韩褒祖瓌与韩均子宝石于孝文帝之世皆在,而皆为安定郡公,不可能同时有两安定郡公,且皆姓韩,显然只能是韩瓌与韩宝石为同一人或韩瓌为韩宝石之子两种情形。”^①

以韩瓌上承韩宝石,或者直认韩瓌即是韩宝石,纯出推测,并无实证。唯一可以引人联想的是:二韩同封安定公,或许有可能同出一族。实际上,这一推测也不能成立。理由有三:其一,韩瓌封安定公之前,已有抱嶷封安定公。韩瓌所封为新开国,并非沿袭韩茂旧封。其二,韩宝石占籍安定安武,其先世出南匈奴赫连部;韩瓌为南阳赭

^① 常思春《韩愈先世徙居轨迹考索》,《成都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23页。

阳人，入北后占籍安定三水。二者虽然同封安定公，但占籍并不相同。其三，韩宝石为韩茂之孙（见《魏书·韩茂传》）；韩瓌为韩延之之孙（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上》、《元和姓纂》卷四、《周书·韩褒传》）。二者既不同族，更不可能同为一人。今考察相关情况于次：

据现有史料，北魏先后五封安定公：

太武帝神䴥元年（428），莫云晋爵安定公。（《魏书·莫含传》）

太武帝太平真君（440）初，韩茂封安定公。太安二年（456）卒，子备袭爵。备弟均袭爵时间不详，均子宝石袭爵，则在延兴五年（475）韩均卒后。

《魏书·抱嶷传》：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直谷。幼时陇东人张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败，父睹生逃逸得免。嶷独与母没入京都，遂为宦人。经十九年，累迁为中常侍、安西将军中曹侍御尚书，赐爵安定公。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为殿中侍御尚书，领中曹如故，俄加散骑常侍。太和十二年（488），迁都曹，加侍中祭酒尚书，领中曹侍御。后降爵为侯，加大长秋卿。老疾请乞外禄，乃以为镇西将军泾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十九年被诏赴洛。以刺史从驾南征。军回还州，后数年卒于州。伦按：据《传》文，抱嶷封安定公，当在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前；其降爵为侯，则当在太和十九年（495）之前。

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3）前后，韩延之孙韩瓌封安定公。

孝明帝延昌四年（515），胡国珍封安定公（《魏书·胡国珍传》）。

通过以上五封可以知道：北魏册封安定公，除占籍安定之外，并不考虑其家族血缘联系。

以下考察韩瓌家族的有关情况：

《元和姓纂》卷四“南阳堵县韩氏”条：“颀当元孙騫，避王莽乱，因居之。魏司徒南阳恭侯暨六代孙延之，晋末从司马休之奔姚兴，又奔后魏，封鲁侯。玄孙褒，周少保、三水正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上》：“韩氏出自姬姓。晋穆侯潏少子曲沃桓叔成师生武子万，食采韩原，生定伯。定伯生子舆，子舆生献子，厥从封，遂为韩氏。十五世孙